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南野史卷六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查瑩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_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_臣崔堂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六

宋 龍衮 撰

彭昌 尹琳 彭珩 陳貺 沈彬

彭昌者其先隴西人也習儒學為鄉里所推初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交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為山賊所標掠惟僧孺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於廬陵禾川焉迨長為母所訓遂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絮芋源下有古臺古老傳為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泉古今學者多

此成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肄業焉逮十數年博有文學
會母死遂葬於縣之西南才德鄉大學里既隨計入長
安遂以文投吏部韓退之與皇甫湜大為知遇使候其
出乃往署門以譽之凡自拾遺補闕而下迨百人皆刺
謁焉由是聲華蔚然擢上第不數年累秩相輔時昌四
世居於僧孺母墓之側應諸科舉至京僧孺聞而引與
見問其墳陵彭氏幼而不能知默不能對及歸為修其
塋會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故其墳未曾得封

至今本縣圖經具載聰明泉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尚存其墓所左右前後峯巒絕秀宛如侍衛曲澗流波迂迴而旋繞頗為人所欽慕而昌之子若孫者或農或儒世不絕人焉

尹琳者其先世名濯者為晉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封鄱陽侯濯死葬於廬陵永新縣積慶鄉今墳猶在也而諸尹僅數百家皆其子孫也唐開元中尹氏一女姿容頗麗性識敏慧不由保母而盡歌唱之妙因重陽與羣女

戲登南山之文峯而同輩命之歌乃顰眉緩頰怡然一曲聲逗數十里故俗者舊云尹氏之歌聞於長安時刺史因行部至邑聞而問之左右或對以尹氏之女乃使召之見其容質娉婷年方及笄因表進入宮封為唱歌供奉日受恩寵喉音妙絕為天下第一於時海內樂人及王公貴戚至其以邑名呼為尹永新僉曰自秦青娥而後一人而已後改元大會燕於含光殿盡許長安百姓及戎狄之長入大內觀之時燕樂方酣百戲煩劇而

羣音喧囂無由遏禦聖情煩撓左右計無所出高力士
因推永新出纔歌一聲羣噪皆默於是皇襟洞豁至夕
而終今存始歌之處後人號為玉女峯為立廟祠四時
祭祀或雨暘愆期禱之能應及唐末有任翰林大學士
者改其才德鄉為大學里今尹氏子孫琳亦其後焉

彭玕者籍為廬陵人少好學通經傳唐梁之際天下阻
兵遂以門籍率郡胥有大志常怏怏不樂於吏事每日
肆坦不從職務時曹皆鄙之一旦吏酋李氏因私命儕

屬燕飲而玠不之召自往赴之見十數輩已會久之李
不具饌玠知其忌遂去偽遺其帽於席行數里乃復往
見其宴笑飲啗玠乃含笑取帽而去嘆曰大丈夫當取
富貴食列鼎俎何必狎此鼠輩而聚飲啜乎其婦聞之
謂曰以箱奩之資易酒饌以致報何歎恨之為玠遂從
之乃召李氏主客皆至酒酣謂客曰玠不調不能從事
於諸君請自此決退耕於農矣既歸鄉里有山名王嶺
遂破家鬻產治鐵為兵宰牛練楮為甲冑與兄弟倡召

義師以自衛鄉黨為名得勇力無賴五百餘人玠乃建
立偏裨與約號令聞於郡縣守宰不能禁未幾會羣盜
數千攻剽撫州雖鍾傳都督江西八郡不能制禦時南
城人危全諷兄弟亦起義師結連玠併力攻之斬其賊
帥賊衆奔潰傳聞其勇敢不獲制之遂表全諷為撫州
刺史玠為吉州刺史玠歸本郡乃廣城池務農訓兵禁
約賭博時有數卒竊為之者玠乃斬之於市以令衆庶
玠欲報李使人誘之博於其家李未之知遂圍之盡誅

其妻孥數十口其偏裨將校袁大蟲等數十輩因私言
曰使君今已位重吾等皆力成其功而諸將並無分祿
之地玆潛聞之因雪寒伏甲士於幕下夜會諸將宴樂
酒酣因盡殺之及楊行密據有江淮而鍾傳死南昌已
歸順玆強項不從慮勢孤弱使通好潭州楚穆王馬氏
為援因與危全諷及信州危仔昌虔州盧覽子等數州
聚兵下攻方進取江州行密已遣大將周本征之玆等
逆戰於象牙潭為本所敗退走乃使兄弟立寨於新淦

二十里風岡拒之時寨中得玉筍山道士劉守真能驅遣神鬼每吳兵掠寨劉則嚙水調角風雨雷電倏忽而起吳不能進攻相持數年一旦劉道死遂戰不利棄寨而還玠夙將既先誅戮無以禦敵乃拋郡退保禾川遂連馬氏因盡掠百姓戶口幾千餘家入郴衡馬氏以玠為郴州刺史兄弟皆蒞縣邑迨十年而玠死因鄉首龍寶光裂裳為旗夜呼内外曰欲有返江南者請從此行凡得數百戶迨千餘人以歸其副使發兵數百遮之寶

光乃帥丁壯列大斧長刀臨水拒之相與戰退追兵而還至今王嶺風岡寨址存焉及馬氏歸順江南餘民皆至惟玠之子孫恥而不返初玠既入湖南行密使掘其墳墓而墓上但見大蛇長二丈許目未開遂殺之玠亦死

處士陳旼者閩中人少孤貧好學遊廬山刻苦進修詩書蓄數千卷有詩名聞於四方慵於取仕隱於山麓歲時伏臘慶弔人事都不暫往時輩多師事之有李父為

桑門每賴其給有詩數百首務強骨鯁超出常態頗有
閨仙之致膾炙人口其咏景陽臺懷古有云景陽六朝
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沈遠慮
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嗣主聞之以幣
帛徵之乃幘巾條帶布裘鹿鞵引見宴語因授以官貺
苦辭不受嗣主見其言語樸野翔集疏遠不却其志因
錫以粟帛放還舊居又十餘年而卒時及七十矣貺年
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郎燕爾安乎貺答曰呵

呵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乃
更咤及就徵或問處士細君置之何所對曰暫寄師叔
寺中或曰婦人年少為德不一何不防閑答曰鎖之矣
或曰其如水火何貺曰鑰匙亦付之矣其淳質如此名
士過其故居多著詠焉

沈彬者筠陽高安人少好學讀書有能詩之譽屬唐末
亂離隨計不捷南遊湖湘隱居雲陽山十年許與浮屠
輩虛中齊已以詩名互相吹噓為流輩所慕尋歸鄉里

訪名山洞府與學神仙慕喬松虛無之道往來多之玉
笥閣阜二山入遊息焉先主移鎮金陵旁羅隱逸名儒
老宿命郡縣起之彬赴辟命彬知其欲取楊氏因獻觀
畫山水圖詩有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
先主夙聞其名覽之而喜遂授秘書郎入贊世子未幾
以老乞骸骨歸乃授吏曹郎致仕年將八十修養不怠
嗣主至南昌彬乃撐舟往見嗣主以疇昔師授令免拜
跪嗣主顧問對曰老臣自處山野不知老之將至世事

不與因山妻謂老臣曰汝主人郎君今為天子何不往
拜冀免飢寒以畢殘齡老臣不覺歡忭忘老嗣主聞之
甚加哀憫問其子息對曰臣垂老有子今尚幼遂署秘
書省正字厚賜粟帛鹽貨放還尋卒彬生平虛懷好道
積有年歲觀其出處未見功效然彬近居阜上有一大
樹可數拱未殂前嘗指之謂家人曰吾死可葬於是處
既葬穴其處乃古塚耳觀其間儼然且絕朽腐之物復
見一石燈臺上設一漆盃壙頭獲一銅牌上鐫篆文云

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熟畱待沈彬來由
是墳之其次子廷瑞亦為道士性嗜酒酷於風雅嘗遊守
宰之門皆貴之呼為沈道者然坦率不由刺候每直造
堦署而坐如是者數數矣會宰治獄煩劇廷瑞輒醉至
因忌而戲之曰沈道者何日道成時廷瑞乃應聲奪筆
就案而書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
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爭知云云宰乃慚謝常衣褐
單屨稍覆其體雖至窮冬凝沍風雪凜冽不加纊帛而

姿容如故或者憐而遺之衣服亦多轉施貧寒或佯為遺忘而已後卒於玉筍山死之日有人見乘舟江上而去後視其墳陷裂尺餘矣

江南野史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七

宋 龍衮 撰

陳省躬 周彬 孫魴 鄧洵美 李家明

潁川陳省躬者南昌人

或作南安

少負詞學與徐鉉兄弟友

善先主輔政射策入仕累官至廬陵永新令在任明察
治理吏不敢欺敏於判剖部民交訟不下吏議面訊其
由窮省情愫立分當否不勞案驗兩造甘愜其訟自弭
復恃其才幹往往判還郡符時郴衡之盜入境暴掠民

有防戍健卒扞禦者多為其所殺省躬遂給府緡市棺殯葬郡守下符讓其專輒令認其愆尤省躬怒遂判符後云開官庫使官緡買棺木葬官軍何過之有緡而遣之郡守覽而不能屈部有教人者引及知見郡吏贄符命之其人竄逐遂恐迫其婦婦懼乃自縊省躬械繫郡吏仍致辭於上曰一夫抱恨六月降霜一婦深冤三年大旱本為教人却致殺人請加明罰由是抵罪然有過誤陷於刑者理之可憫嘗哀而出之其佐有蕭某者

執法不回捐牒不署蹈禮不迫而與令爭令欲毆之大罵曰臭下輩簿對曰啞叉手者即是下輩行拳却是上輩令慚謝時太守武士也聞之怒其佻慢乃使召之既至下吏按驗省躬乃寫籀文答之吏稱不辨省躬背曰何不使倅拭瞎讀之吏示倅亦不辨於是遣還省躬謂人曰今朝廷識字者惟僕與徐家兄弟耳餘奚足筭哉初南越王劉隱之子跨據交廣絕朝貢之禮李太保使諷後主俾以檄書諭以禍福朝議以省躬才辯遂任

為价既逾嶺至韶廣後主使水道而進既登舟遂以重幕幕之舟中之人畧可相視逾數日又重幕圍之使登岸屣步纔十許里至館中供帳頗異常物其主使勞慰燕飲累日忽舁饋贐之物并報函復圍而遣之至水濱登前所幕舟日夕惟聞牽駕之聲然不知其汭沂七八日復至韶而還死於舟中者幾數人省躬在治產一子逾月將名之問廳吏蕭德之曰汝育幾子對曰有男五人省躬遂命子小名為蕭六省躬為人雖醜忌疾邪惡

然利於貨賂邑豪龍氏誘殺郴衡歸明人戶迨百口取其貨并婦女事露後主遣尚書郎張佖就案之私使詢於省躬驗其謬實龍氏竊知之饋白金殆百千省躬受而偽諾之乃報佖曰彼固殺之矣故時以是不多其為人入中朝而位終不顯達者良由此類也故參政彭年者乃其子蕭六也彭年於大中祥符初與內翰晁公今相王君四人同知貢舉省榜將出入奏試卷天下舉人壅衢而觀其出省諸公皆蹙額其容獨彭年揚鞭肆目

有驕矜賈銜之色及榜出其甥不在選中遂怒入其第
會彭年未來於几上得黃勅乃題其背云彭年頭腦太
冬烘眼似朱砂鬢似蓬紕謬幸叨三字內荒唐仍預四
人中放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賣至公千百孤寒齊
灑淚斯言無路入堯聰彭年一見怒不獲已遂抱勅入
奏真宗見而悅之因釋其罪彭年好勢附寵嘗與丁相
樹黨不顧已因人釋褐復更例場體式妄立法制考覆
程試結怨士人後雖數月而卒時人謂之耕田手而非鼎

鼎之器也

周彬世為廬陵禾川人少不治產業服膺儒學刻苦進修俾晝作夜其婦嘗讓之曰汝徒自如是卒有益乎汝家兄弟皆能力稼穡營作豐盈囊箱汝之不調而無思悔畢向如何答曰卿嘗與吾市油數金是亦力稼營已而已但歲晚必得力後聞先主鎮金陵乃囊文而往未幾會禪代歸姓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將有事於圜丘募四方英秀各為祝史之文彬之所著特加選用遂署

諸衛巡官嗣主與太弟景達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資頗厚得遷省拜以所賜緡帛金幣陳列於庭謂婦曰吾昔與卿同營已者今一旦成矣比諸伯叔何者為勝耶尚能讓於吾乎妻答曰斯男子之事非婦人女子所能知時邑人有侮慢之言彬數歎曰昔魯人俚孔子謂之東家丘者果然入金陵待選授大理司考滿以母憂歸葬謁本郡令直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公雖朝省直察其如桑梓之禮何彬怒因誓之曰吾不歸令於此有如白

日及復建康數月如前官歸宰本邑令慙謝而去鄉里相慶榮其晝錦然為政廉平恩仇不錄將解任邑中耆父縉黃輩數百人詣郡上疏乞留遂連任七考有相訟者以理和解之而無適莫既而復選嗣主錫以銀章茜綬以本官居職持法平直不阿權要朝廷憚之累遷尚書郎出授武昌節度掌書記守江夏令未幾而卒

孫魴世為南昌人家貧好學及長會唐末喪亂都官郎鄭谷亦避亂歸宜春魴往師之頗得其誘掖後有能詩

之名向與沈彬及桑門齊已虛中之徒為唱和儔侶屬
吳王行客據有江淮遂歸射策授州郡從事與沈彬嘗
遊於李建勳為詩社彬為人口辯每好較人詩句時鮐
有夜坐句美於時輩建勳因試之先匿鮐於齋中候彬
至乃問鮐之為詩何如彬答曰人言鮐非有國風雅頌
之體實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何足稱哉鮐聞之大怒
突然而出乃讓彬曰君何誹謗之甚而比之田舍翁言
無乃太過乎彬答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

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作而何闔座大笑善彬能近取
譬也及題金山寺詩云萬古波心寺金山名目新天多
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浴佛身誰言張
處士題後更無人有集僅百篇皆此類先主受禪累遷
正郎後卒

鄧洵美世為湖柳郡人少有敏才長而工詩長於賦頌
天祐中與連人孟賓于共為廉使李侍郎所薦入洛陽
與故李司昉同年擢進士第以天下喪亂諸道割據遂

還鄉里為潭州節度使馬氏所辟署職郡縣心常怏怏
不愜僅十年間昉奉使湖南求訪洵美既見情好歡洽
不替曩昔且惜其才富位卑滯於侯國昉既行因請齎
致京師馬氏餞之為鵠而卒洵美晚娶無子有三女貧
瘁流落風塵澧陵人盧氏聞洵美名憐而購之歸以其
女妻於儒家先是太常寺丞陳度有薛孤延鬬雷賦頗
為時彥所推尚而洵美集中亦有此作前後語句皆同
惟首末小異未識誰氏之述也

李家明世為廬州西昌人嗣主時為樂部頭有學解滑稽善諷諫為時所推從嗣主遊後苑登於臺觀盛望鍾山雨曰其勢即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主怪而問之家明曰懼陛下重稅嗣主曰不因卿言朕幾不之知遂令權務降半而征之及見牛晚卧樹陰嗣主曰牛且熱矣家明曰臣不調敢上絕句曰曾遭寧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背夕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時左右宰臣皆慚免冠謝宋齊丘晚得一子輒

死齊丘哭之慟逾月自親王宰寮勉之不止家明謂主
曰臣能止之矣大王當復厚賜主許諾家明遂作一大
紙鳶上書云欲興唐祚強吳盡是先生設計謨一个
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如何垂風鼓之至齊丘之第
遂絕其縷使之墜下齊丘見之慚感而止家明大獲所
賞緡帛後嗣主於苑中命百寮臨池而釣諸臣皆屢引
其鱗惟嗣主無所獲家明見其猶豫乃曰臣昧死敢上
芻蕘曰玉玃金鈎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

吞香餌知道君王合釣龍嗣主嘉之喜極歡燕而散及嗣主加王弟景達等官而恩未即加於臣下因賜燕享家明乃入末作二翁婦而出列坐令其新婦每進一飲一食皆輒拜獻而禮頗煩劇翁婦怒而責之曰新婦自家官自家何用煩拜耶嗣主聞之曰孤為一方之主而恩不覃於外孤之過也家明之言不亦宜乎因厚賜之而加百官焉先是建州王延政與閩州兄延義有隙遂各稱帝嗣主遣將平之俘延政及百官入建康尋封王

遂命王公宰寮之屬燕其第時遣家明率樂部往延政
嗇於賄賂家明怒其寡而譏之曰賤工無伎大王優賜
不敢奉命然告大王敢乞一物延政曰吾家所有惟汝
所命家明曰大王平天冠今且無用家明敢取之延政
默然慚恨而罷自是怏怏發疾而卒時家明母死欲歸
葬會嗣主聽政之暇坐於便殿秉筆於琬琰上閒書草
字家明因詐曰臣每竊學人署字與之不疑嗣主曰卿
能學孤為乎家明曰臣雖愚魯願效神蹤嗣主乃於麻

紙上大押字命試學焉家明得之輒於草字上書云宣
州上供庫支錢二百緡付家明安厝母親嗣主見之大
笑因而賜焉從嗣主幸南都時既已劃江舟楫多從南
岸至趙屯因輟樂停歌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山
數峯不知何名耶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
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嗣
主因慙俛首而過及後主嗣位家明老而無寵焉

江南野史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八

宋 龍衮 撰

江夢孫 陳陶 史虛白 孟賓于 孟貫

江為

江夢孫字聿修九江湓城人祖禰不仕以儒道自高夢孫少傳先業頗蘊經義旁貫諸書籍籍聲譽遠近崇仰諸生弟子不遠數郡而至者百人春誦夏絃以時開講鼓篴函丈庠序常盈先主輔政欲廣賢良之業聞其學

術遂以幣帛聘之數四不得已乃起既至為芸閣郎甚被親禮委之薦進時為得人迨數年忽自陳曰僕少長白屋頗知民間利病邑宰之政可以存革深弊願効一縣庶竭愚鄙先主不許曰令長之職徒勞之甚與臺閣之資清要不同夢孫曰苟獲所請無憚勤匱先主見其懇迫求且不已遂授近畿天長令既至縣吏告不寢大廳妖怪所憑前令居之不多而死請止便室以避其凶夢孫不從謂曰苟如是我自當之遂居焉既夜半果聞

呼嘯而至漸逼近則掀投床几復扣門戶且召令出夢
孫卧聞答之曰諾乃整朝服秉燭出戶爇爐奠爵而祝
曰不知何人輒敢召令令為民長必有正廳以御羣吏
汝或為神必當受民祭祀理合聰明正直與百姓為福
何乃非禮與王者之宰爭居其地驚撓正人况吾以忠
事主以信示人所為不二寧畏於汝汝若不悛其過乃
更為厲則日月星辰昭晰於天吾當具奏請行誅戮雖
汝後悔不亦晚乎由是間然其怪遂絕於是召鄉里高

年存問疾苦蠲其非征任其便利有害於政者必表罷之見官槽有馬因問之左右對曰昔部民競之窮按道理各有所據前令未能區別遂繫於官且二年矣夢孫曰今固亦爾吾聞管仲之馬識道王恢之馬知其故第遂命縱二馬於郊外任其所如隨之以覘焉其馬久縻棧阜得解羈束遂奔逸數十里果入一主之家其訟遂息先主聞之彌加優獎未幾稱疾而罷先主曰夢孫果賤宰邑之卑不能久居乃命代還邑之老幼遮道乞留

殆十數里至都一見即辭歸鄉里先主固留不止既還
家門生弟子復至乃率身耕稼躬事繼母旦則冠帶入
問溫清親饋飲饌退更常服力操耒耜耘耨暮歸則易
衣侍膳畢然後就庠序集門生弟子說釋經義一如往
時有生徒請之曰吾聞三百篇經聖人所刪定致遠而
茫然其間何謂兄弟閱于牆如是則聖人使人閱於內
而後禦止於外也夢孫徐應之曰大哉子之問乎此疑
為閨字似乎非閨當時竹簡訛闕傳之者悞亦猶春秋

書閨月者之義也又拱而立曰夢孫昧學不敢輕議其
旨諸生宜自取其長焉其為人敦上謙下有如是者時
號為搢紳先生一門百口敦睦如一子孫學業各授一
經孝禮兼持江左稱之為最卒年八十有五葬之日自
遠方至者幾十人而服縗經徒跣者百許嗣主聞之美
其才茂德逸故贈國子司業優賜葬物其後門人弟子
仕途強半通顯者初夢孫解職而歸有羣盜謂有資鎗
遂掠其家夢孫聞其至巾帶迎候使烹犬豕為設飲食

於盆盎中疑其懼鳩不食乃對之先飲七甌更啗數臠
然後與之食畢遂罄所有寒燠衣襦襴袍器皿之類盡
致之既行見一鼎蓋尚在夢孫曰彼若遺此乃為不具
之器遂遣與之羣盜皆驚歎曰吾輩小人實輕瀆君子
是夜還置其所剽之物於門外而去夢孫啟戶見之一
無所失焉

陳陶者世為嶺表劍浦人幼業儒素長好遊學善解天
文頗長於雅頌自負台鉉之器不為干託既至南昌謀

往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才彥名非顯達自計
與齊丘鑿枘終不克納必為所屈乃幡然築室居西山
以吟咏自資會齊丘出鎮南昌有蒲鞍之覲乃自詠曰
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曹任畹
相善又寓之詩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
嗣主知而未及辟之會彗孛且見陶乃歎曰國家其幾
亡乎遂失淮甸嗣主南幸以冀苟免迨至落星灣諸將欲
往問而陶所居不與俗接惟嗜鮓一啗或至千鬻遂使

衣商賈之服齋鮓往見既至陶即時而出乃問官家龍
舟將抵何處對曰已達落星矣因問陶曰星可避耶對
曰星落不遷何俟嗣主躁急不俟反命已至南都既數
日詰旦忽殿庭見殘獐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
莫知攸底遂往詢於陶陶曰昨夜乃狼星所直故爾嗣
主歎曰真鴻儒矣將召見會嗣主殂後主即位知其運
祚衰替遂絕搢紳之望以修養燒煉還丹為事有詩云
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磻溪老叟無

人用閒列查梨校六韜又曰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
麻識卧龍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僅數十種開寶中嘗
見一叟角髮被褐與一老嫗舁藥入城鬻之獲資則市
鮓就爐二人對飲且啗旁若無人既醉且舞乃歌曰藍
采未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
手歌時人見其縱逸姿貌非常每飲酒食鮓疑為陶之
夫婦焉竟不知其所終或云得仙矣

史虛白者山東人世習儒業長而富於文與昌黎韓熙

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相與渡淮會先主輔政
偕詣建康聞宋齊丘總相府事虛白乃放言謂人曰彼
可代而相矣齊丘聞而俚之然欲窮其伎乃命寮屬宴
之以倡樂賦之以牋翰使女奴玩肆多方擾之虛白
談笑獻酬筆不停綴口手應接曾未暫滯衆不能屈乃
延入與語政治多引伊呂湯武之說齊丘之志在霸術
以為虛白迂畧機務乃引見先主說之曰今君據有江
淮摘山煮海人庶豐阜京洛之地君家先業今且亂離

人思舊德君苟復之易若屈指先主雖喜其說然以初
基方輯睦隣境未暇他顧與韓熙載並署州郡從事聊
以羈縻俟更大用而虛白意頗不平耻其前言之失因
褻博衣冠縱櫟南遊至廬山與佛老之徒耽玩泉石以
詩酒自娛不干世務久之嗣主即位韓熙載薦之詔至
金陵命登便殿宴飲與之計事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
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於階側嗣主曰真
處士也遂賜田五百畝遣還迨十年嗣主幸南昌既至

星子渚復使召至問曰處士隱居必有所得乎對曰近得漁父一聯乃命誦之虛白曰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嗣主聞之為之變色賜粟帛遣還未幾而卒有二子次舉進士長早喪孫溫咸平中擢登進士第

孟賓于湖湘連上人少修儒業早失其父事母以孝聞長好篇詠有能詩名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於湘沅賓于以詩數百篇自命為金鰲集獻之大為稱譽因採擇集中有可舉者十數聯記之於書使賓于馳詣

洛陽獻諸朝廷皆為數之其譽藹然至明年春與故李
司昉同年擢進士第尋屬喪亂遂歸寧親數歲天策府
馬氏辟為零陵從事及江南攻下湘湖賓于隨馬氏歸
朝嗣主授以豐城簿尋遷淦陽令因黷貨以贓罪當死
會昉遷翰林學士聞其縲紲以詩寄賓于云幼攜書劍
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下近年詩價
滿江南長為邑吏情終屈縱處曹郎志未甘莫學馮唐
便休去明君晚事未為慙後主見詩貸之復其官未幾

求致仕隱於玉笥山自號羣玉峯叟與道家者流遊處
迨暮年後主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陷賓于遂歸老
連上時吉守祕閣郎馬致恭送以詩其斷章云今日還
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既而歸未幾卒年八十餘
矣賓于嗜賂出宰縣邑未嘗一處無贓污徒有詩名人
以是少之初賓于入江南生子名曰歸唐少亦能詩就廬
山國學遂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鄰房
儒生亦得此聯遂互誦其句助教不能理因送江州各

以全篇意勢定之而歸唐較勝大為時賢所仰遂廩授
秘書省正字出為吉州民掾歸于京師累遷大理丞後
以罪貶袁州司戶卒

孟貫世居嶺表為建陽人少好學出遊廬山與江洎大
諫楊徽之同學友善故徽之詩集中多與貫為者顯德
中周世宗征淮南幸廣陵貫潛渡江以所業詩一集於
駕前獻之世宗覽其卷首貽樓隱洞譚先生詩至不伐
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乃宣貫曰朕以元戎問罪伐叛弔

民非懼強凌弱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可若他人卿應不免矣遂釋褐授官後不知其所終焉

江為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於建陽因家焉世習儒業少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酷於詩句二十餘年有風雅清麗之度時已誦之時金陵初擬唐風場屋懸進士科以羅英造為遂入求應然獨能於篇什詞賦策論一辭不措屢為有司黜為因是怏怏不能自已乃還鄉里與同黨數十家結連欲叛入錢塘會其同謀上告

郡縣按捕得其逆狀盡誅之將死猶能吟詩以貽行刃者初嗣主南幸落星灣遂遊白鹿國庠見壁上題一聯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乃顧左右曰吟此詩者大是貴族矣於是為之集時輩慕重因此驕縱謂可俯拾青紫矣

江南野史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九

宋 龍衮 撰

汪召符 胡元龜 張翊 劉洞 林仁肇

汪召符者歙郡人少好學博貫經籍善為文章不逐浮末有王佐雜霸之才見唐末天下苦於兵戰遂居鄉里執耒耜力於田穡先主輔政移鎮金陵遂詣上書陳民間利害之說有九患書上為宋齊丘所沮每議論私詆訾召符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先主猶豫未之果信齊

丘始字超回召符貽書詰之曰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
超亞聖而稱字齊丘慚而改之為子嵩後使人誘召符
乘舟痛飲推沈於石城下先主聞而吁歎良久頗憾焉
洎昇元年中更定民田諸般物產高下各為三等私額
民獲均輸令為田定制及使民入米請鹽罷其科徵別
籍薄征商旅貨鬻則收否則聽往舟無力勝郡縣奚胥
降而有限以致民生數十年小康者賴由召符之言也
胡元龜世為廬陵人居永新有俊才嘗候本邑宰宰見

其風貌瓌傑而禮趨生獷欲窮其學藝因以屏上新畫
戲珠龍乃謂元龜曰子試詠之元龜執筆造次而成因
諷宰受賂曰翻身騰白浪探爪攫明珠宰為設飲饌盡
歡而罷後有人為宰發之宰怒使人追捕欲苦之元龜
亡入金陵會吏曹徐郎之賓館焉未幾郎為子娶親迎
之夕畢命寮屬設牋管徐有同舍郎在座問曰今夕詩
相為誰答曰有螺江胡造士焉郎大咤以題試之元龜
受毫裂牋不刻而成郎覽之領之而已元龜以迴文詩

嘲之郎辭以賦題又連飛數章譏切皆以迴文體郎一
辭不措佯醉而去由是衆慕之徐薦於宋齊丘遂射策
入官授文房院副使迨數年歸家省親天威軍都虞候
張巒征桂林班師回與元龜有故過訪其第親拜其母
留數日飲餞而別入授撫州臨川令頗著政績時齊王
景達出鎮是邦而元龜朔望起居頗有慢色又嘗凌辱
王府公僕嗣主知之將代之有訟其婦者元龜目之乃
曲道而離之自睽而與其金訟主去詣金陵發之按窮

其事免官徙廣陵數年會赦求叙理不報遂著叛呈怨
詞三十首皆傳誦時俗國家聞而鵠之死之日方追強
仕矣

張翊其先京兆人世綿官緒唐末受任番禺屬劉隱將
據交廣棄官北還至潭衡間馬氏據有潭澧遂挈家亡
入江南至廬陵木川見廬陵沃壤乃採貨囊以易產畝
而居焉及翊兄弟長力先業能屬文入廣陵先主輔政
以射策中第授武騎尉先主移鎮金陵隨渡江見知於

宋齊丘署府中從事嗣主代立例受慶恩求以寧親授
虔州觀察判官西昌令假道還里人榮之在任多著政
績然性褊躁恃才靡有寬恕每狎侮同寮凌暴左右致
被鴆而卒昔往禾山有大舜二妃廟碑及邑中紫陽觀
新興佛閣碑誌皆翊所撰其文婉麗今猶存焉弟惟彬
幼以通誦二經中童子科迨成人授蘄州黃梅尉周世
宗下淮南起為武昌崇陽簿復入選授廬陵令既代未
行而金陵陷疾作而卒

劉洞世居建陽少遊學入廬山師事陳貺學詩精究其術貺卒而洞猶居二十年長於五言後主立以詩百篇因左右獻之後主素聞其名喜而覽之其首篇為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為之改容遂不復讀其餘者洞羈旅二年俟召對不報遂南還廬陵與同門夏寶松相善為唱和儔侶然洞之詩格清而意古語新而理粹嘗自謂得閬仙之遺態但恨不與同時言詩也或曰先生道既如

是仍為善於寶松乎答曰吾為汨汨揚波而已為虔州
節度使陳德誠知重時金陵將危乃為七言詩大榜路
傍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
卿章奏內陰陰日暮好霑巾蓋潘佑表有云家國陰陰
如日將暮也開寶中卒吉陽山其遺集行於世

林仁肇世為建陽人仕為郡裨將兄仁翰為福州王延
羲內兒謂之南廊承旨先是福州連重遇殺延羲立朱
文進為主以拒建州王延政時仁翰殺重遇與文進以

城降仁肇少勇毅膂力絕人與陳鐵齊名身長六尺餘
姿貌壯偉在建州立戰功建州陷歸金陵嗣主見而奇
之署為將周師攻淮甸仁肇出援壽春與劉仁贍相應
攻襲大寨斬俘甚衆及復濠州水柵累有戰功授淮南
營屯應援使周師於正陽具浮橋而渡仁肇帥勇敢之
士載芻藁乘風潛至將燒絕橋道為返風所拒火不及
發合戰敗退惟仁肇單騎而殿後周人駙馬都尉張永
德猿臂善射發無不斃人皆神之自岸見仁肇而射之

親乃喝曰這漢中口矣仁肇格却之永德曰不知何良將也未易可圖及割地以前官鎮潤州頗有功能善撫養士卒復鎮武昌迨世宗朝李重進據揚州不順宋太祖征平之既而淮南無屯戍諸郡所守不過千人仁肇密疏曰今宋朝前年征蜀今取交廣往還數千里師必困罷請假以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取復淮南勢如轉丸縱彼求救亦一二矣臣當據淮對壘而禦之復請臣起兵之日聞於北

朝言臣據兵竊叛苟事成功濟國家受利如其不利則請族滅臣家以明陛下之二後主懼其無功徒勞師旅乃不從開寶中以仁肇為南都留守尹南昌宋太祖欲平江南患仁肇勇略私於仁肇左右竊取其存神俟江南朝貢至以示其使曰汝以斯圖何似對曰此神似本國林仁肇因曰仁肇且將至矣又使微指其空館曰斯仁肇之第也後主聞之不察其權詐遽使鴆殺之不二年王師乃渡仁肇少有風疾其息氣頗穢時謂之肺

掩不正及遇鵠而家人怪其不臭俄卒

江南野史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十

宋 龍衮 撰

盧絳 朱令贇 申屠令堅 劉茂忠

盧絳字晉卿世為南昌人其父唐末仕南平王鍾傳署
館驛巡官有子七人絳乃其仲子也少好學書理無不
研精頗通大義不治產業每縱俠與博徒游初西京作
坊副使尹承諤少於後主世獻利便歸吉州興軍廻務
以資國用路過南昌絳能書計辟為本務吏暇則從博

徒奕角觝輩飲食無何貧困乃欺竊官緡罪當棄市承
諤且發絳懼易儒服逃於淦陽土豪陳氏家尋會赦獲
免旦夕與陳氏諸子乃雜錄六韜之屬陳知其識度狀
貌非儒家者流乃謂絳曰吾竊知子頗有謀畧今國家
方急賢豪非子窮委之時也遂厚資贐以遣之絳不獲
已而行至豐城為曩昔交遊無賴相率飲博數日之間
囊裏皆罄遂無聊入南昌兄及母弟皆嗤鄙不錄因自
慙憤聞廬山有白鹿洞書院遂詣國學與諸葛濤

蒯輦等善不聽講讀惟以屠沽販鬻為事同舍諸生中有篋笥少豐而吝者則強取之弱者侮之及下山尋師有嗇於賓道者乃陰持禁物誣之俾出緡帛洞中流輩號為三害及朱弼新除國子助教欲疏理其罪絳遂亡入金陵既至塊然旅邸素無知舊裂裳既匱遂薄遊京口往來壁澗寒雪薪炭若桂少有脅力乃踊折簷桶而燒時有守困吏見而壯之延歸既久遭歲饑吏無以給因俾絳夜躍困簷自氣樓間入竊官粟數十又一夕往

入見長人先立困中絳於是奮搏而束之乃為一柱冷
若冰鐵頃之失所據乃懼而出遂中疝疾逾月既乏資
給疲瘵且極忽夢一白衣婦人頗姿態謂之曰子之疾
當食蔗即愈詰朝見鬻蔗者絳揣囊中半晌乏一錙惟
有唐韻一冊遂指易之其人曰吾輩乃小販鬻將出安
用哀君欲之志切遂貽數挺絳喜而食之至旦疾捐但
資用窘迫嘗默默不自持迨數夕又夢前白衣婦人謂
絳曰妾乃玉真也太尉富貴時可往詣都城妾有一詩

一緡以助行旅十年之後於孟家陂上自當會見言畢
乃歌其詩曰清風良月夜深時箕帚盧郎恨尚遲他日
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言訖而去絳驚覺因思
其語呼已為太尉乃惘然又不測孟家陂在何所展轉
反側忽於卧旁果獲其緡由是自負襟懷豁然入金陵
畫策詣後主上疏陳京口至壁澗數處要衝之地宜立
柵屯戍廣設備禦并條利害數十事絳素有口辨敏捷
候數日不報復為書詣光政陳喬見之與語數日遂大

奇之因表署為本院承旨使督百卒於任所陳利便經
營制度頗見幹績尋就轉沿江諸屯兵馬監押兼巡檢
於是召募亡賴少年便於舟楫狎習水道者得馬雄王
川軍張三十四等數十人立為偏裨將校俾督卒伍號
令日嚴操練水戰金鼓使知前却示以旌旗指麾行列
部分次序進退遲速有法轉運如飛時有一艘應命稍
稽遂斬其長復試之可使蹈巨浪累於海門遮獲越人
船舫百餘艘鹽數萬石獻之後主賞其功遂封爵柱國

及王師渡江寇池州急召還授凌波軍都虞候城外沿江都部署王師累攻秦淮口水栅絳率舟師往援之前後興都統軍皇甫繼勳與鄭彥華忌絳功出已上說後主遣之出援丹陽絳因率大部舟百艘列之為八字陣而行曹彬等識所部開圍出之既至京口舍舟登岸與之三戰越人三北其圍乃解乃以為潤州節度使守大部自絳出建康水陸之攻愈急後主數詔遣還為左右所沮未幾宣州叛乃授絳節度使討之遂平其城金陵

陷諸城皆下惟絳等不順謀割據嶺表使建州刺史陳德誠等往諭之過歙州龔慎儀閉門不納絳怒曰慎儀乃吾故人何故見拒使馬雄攻之城陷慎儀朝服而出為雄所殺既而絳弟奔宋太宗詔旨委諭罷兵入朝絳遂聚將校議之王川軍之徒皆厲聲拒命不從絳欲殺弟而行弟乃私謂之曰兄今不順詔命乃獨善一身其如老母并一族三百口何絳猶豫會先鋒曹翰使賞鐵券至絳乃與馬雄張三十四等數十人脫身夜亡餘衆

亦漬曹翰使衛送京師既見上問絳曰卿何不早歸朝
廷勞朕詔命對曰臣受李煜厚恩只知事李煜未知事
陛下上曰李煜已臣妾於朕卿於草野何俟曰臣聞李
煜歸命未受王爵臣故不敢歸上聞其言頗近忠赤乃
宥之授冀州團練使既數日入授闕

命曹翰亦

入馬雄方俟恩於外時冀慎儀猶闕

等以手

版擊之遂闢入殿門穎猶稱臣闕

殺上

上怒方詰絳等曹翰先鋒被宣歙二郡闕

賂

之因入奏曰盧絳乃一姦賊陛下存之為國家日後之患矣況冀州乃邊境之郡而使有重權不可上命皆斬之絳呼曰陛下以鐵券詔臣恕之以死今以微罪一旦見殺千古而下且彰陛下之無信上曰朕為龔慎儀殺賊而已何負於卿既出乃呼延贊當視行斬將至梁門絳遂四顧見擁一白衣婦人來宛同昔日夢中所見因歎曰王真爾何至於此乎贊問其故絳乃白向時所夢將斬之絳曰萬乘帝王斬一偽署節度使可無韁褥乎

贊使馳奏上遂賜之絳復問孟家陂持刃者曰斯場是
矣因屈指追今果十年歎曰昔日之夢今果驗矣死復
何恨王真姓耿氏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
同場斬焉絳孫器有文學今登進士第矣

朱令贊不知其先何許人乃大將朱業之從子幼隨業
征討初署為小校趨捷善射鷹目軍中號為朱深眼後
以軍功累遷為神衛軍都虞候開寶中林仁肇鎮南昌
數年卒遂以令贊領其部王師攻金陵令贊於潯陽湖

口縛大筏萬艘載糧併軍器數十萬戰艘上具爐炭將斷采石磯浮橋以援金陵既成或說之可乘盛夏江流泛溢時風便其勢迅急可以成之令贇不從至冬遂率水陸數萬進行數日至虎蹲州與王師遇令贇不曉兵機將戰獨乘大航高數十重危簷與親信數千人共載上建大將旗幡指麾而進王師見之聚舟併兵而攻之令贇勢蹙遂將火油機以禦之屬北風急迴焰迸星條忽自焚燎及大筏於是水陸諸軍不戰自潰令贇力窮

投火而死

申屠令堅山東人自少無賴好博膂力絕人晉漢間嘗為盜犯法州郡械繫入京將至遂賂守曰吾今見獲不死則為一健卒君等皆吾州鄉之人吾與君等別可飲數甌以為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咸師朗等掠淮北衆至千餘人令堅因往與官軍轉戰殺傷頗衆羣賊勇之後從咸師朗出援壽春與林仁肇應援劉仁贍同破城南大寨及復濠州大柵時勇冠軍中左右

奮擊前無勁敵因是錄功授神衛軍都虞候後主立益見親任常居侍從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既至緝理軍事完治城地鎮遏邊鄙頗有節制及建康陷後主委諭至命以順命令堅私約袁州刺史劉茂忠反殺監軍侍其檣割據不降未發而卒令堅未死於二年之間夜不安寢或瞑目夢與人鬪戰往往踴而叫呼所畜歌妓十數人常分為二至昏而代自夕迨旦令聲樂歌舞宴飲以獲假寐而已及死之夕若中風狂於室內

如與人搏擊踰時而絕矣

劉茂忠其先彭城人後世徙居廬陵安城因家焉氏族實繁江南自嗣主委政之後法令彌弛兩地之民互相侵掠不能禁止茂忠自少畧通書史不事產業以豪縱自居結納亡賴剝掠鄉里頗為民害為郡邑所捕屢抵大罪會赦貸死與其徒黨各被械繫於金陵籍為官卒時上江羣盜趙晟蕭榮彭先登數郡聚其徒至百數深潛巖穴出恣暴惡郡邑患之官健不習險阻收捕屢年

不獲茂忠乃上言乞就擒以自贖因許之遂亡入晟黨
為先倡掠得財帛多推分與之又得術士孤虛壬遁星
禽占候風角之書遂伏而習之皆驗衆愈信之因熟往
還與捕吏為內應討平之時廬陵鷓鴣洞有盜吳先者
招集亡命剽掠四出郡不能制茂忠用計掩擊殆盡遂
斬先持其首詣郡奏授吉州兵馬監押錫賚優厚遣還
與郡守繕理城隍戎事整肅復詔入授袁州萍鄉制置
使委以扞湘潭之境既至撫輯士庶條明法令精練步

騎若指諸掌王師初圍金陵茂忠撫巡界上因與兵縱獵無何逐獸出界而潭人拒之茂忠怒乘勢掠至澧陵而還時潭衡巡撫使祖洎怒其犯境欲襲取之會冬至日意茂忠必醺會乃率步騎及白面潭民數千而至緣邊營柵皆遁望樓烽烟驟起報騎亦至茂忠乃會郡吏議衆洶洶不能謀惟茂忠顏色自若因命酒既數行報騎又至衆請行茂忠笑謂之曰今日將盱如出師於主將不利遂使間道往設伏兵焚絕橋梁然後躬擐甲胄

去寨十里許與潭師遇遂合戰迨晡勝負未決茂忠乃合騎持大稍深入敵陣所向無前因乘勝急擊衆大奔潰而退遇伏兵橋道既絕赴水溺死殆盡遂執其副使以軍禮相見後主嘉茂忠功績遷袁州刺史其餘軍佐僚屬進職有差尋以金陵不守後主為虜時吉州刺史申屠令堅結之以抗令堅死茂忠遂降舟次淮口修謁自稱遠州刺史時主歲者為朱供奉見乃擲刺于地大罵曰亡國之俘何刺史為令具榜帖贊見將上階廳署

吏復叱之令闕衣執仗庭叅既至京師上曰江南被陷國已亡矣爾何相持之深茂忠對曰臣受李氏國恩惟忠勇是奮雖陛下親征臣亦當殞身不顧太祖見其誠慤待之頗厚乃授登州刺史之任既至未幾會前主歲朱供奉抵罪貶為郡將公見其來亦不之憾令就職日兩衙俾立墀下供奉逾月慚死在郡廉幹頗有政理迨太宗即位枉賭博事露左遷分司西京未幾會赦復資任闕昔茂忠微時其常所持鋤將有事戰鬪必於宿而

鳴卽至殺戮乃與潭戰親操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胸脇迨百餘輩其膊亦因是負創傷時遇陰霾卽加痛楚至是疾作臂不能舉病數日卒追封某官茂忠本名武後改徹以犯漢武諱因改焉在江南日雖軍戎繁劇處置無滯然延接下士不憚儒術皆揖讓周昞詢訪時務無不盡禮門館常盈或時飲宴武僚相侔處索日郡君生一女居金陵城陷為兵人所掠在師中茂忠使女人入諸營部托鬻衣而竊求之遂表聞取還既至

皆喜因暑夕與庭下墩坐茂忠據拐忽見一人自外躍
劍刺之茂忠以拐自扞連舉數四拐迨絕刃不能中會
左右執之送軍巡司按訊斬之乃昔掠女兵人也初潭
師興其間有貪佞好勇者皆先授祖梁署以萍鄉令簿
之秩及敗溺不還至今孤幼猶哭且怨茂忠焉



江南野史卷十